编者按

老师是园丁、是桥梁、是灯塔、是春雨……在人生的成长路上，老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，都不会忘记老师为我们指引方向。马上就到9月10日教师节了，让我们用最美的文字，致敬人生路上所有的老师！

唯有师恩日月长

竹耙子老师

■蔡华建

我老家有一种农用工具叫竹耙子，这是几乎家家都有的。

竹耙子的形状有点像猪八戒扛的钉耙，只是轻便许多。经常用来拢柴和耙苗，地里稀拉而散乱的草苗，竹耙一过，草便聚成堆，地下干净了，我们从小就用这种工具捡柴。收割的豆苗在场上晒过，豆荚裂开，豆子滑落在地，竹耙拖过，苗走豆留，也非常方便。

或许因为竹耙子经常在地下耙，做着低下而脏累的活，因此，在老家，用竹耙子打人就是对人的大侮辱，而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徐香老师竟然被人取了个“竹耙子”的外号，因为她平时非常严厉，经常把犯错的学生骂哭，甚至在头上“凿栗子”，村子里很多家长投诉她，她也丝毫未改，因此得了这样一个外号，名扬全村。

小学老师不多，她这么闻名，我一年级就已认识她，但第一次和徐香老师接触，是在升四年级报名时。开学后，徐香老师做了我们班的班主任，我们都非常害怕。第一天报名，我把暑假作业乖乖地交给她，她翻看着，一声不吭，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是班长，你也漏了两道数学题！补做好再报名。”因为我在放假的头两天就把整本暑假作业做完，贪快却漏题了。她递给我一支笔，我赶紧在旁边补上，才报了名。后来才听说，那天只有五名同学报到名了，其他同学都因为没有完成暑假作业中的作文和段落描写，被她一一要求补做，第二天才报上名。我终于领教到她的严厉，不单在对人上，也在对事情与学习上，不过，我也明白了，她的严厉更是一种认真。

我报了名，把她开给我的交费单收了起来。因为家里穷，我几乎每个学期都是在开学几个月后才交齐学杂费。没交费之前，学校是不发书的，所以我只好先借着上一级同学的书用着。开学第二周的一天，是自习朗读课，同学们都把崭新的课本搁在桌面上，大声地朗读着课文，我却把借来的破书平摊在课桌上。徐香老师走到我身旁，俯下身在我耳边小声却带着她惯有的严厉的语气说：“放学后去我办公室！”她的话让我忐忑不安，因为她的严厉，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等会儿会受到她怎样的批评。

放学的铃声终于响了，我挪着步子向办公室走去。办公室里只剩下徐老师一人正坐着批改作业，我如蚊声似的说“报告”，她却听见了。“进来！”她站起身，从柜子里拿出一沓新书，正是这学期的语文数学等课本，她递给我说：“这是你这学期的课本。”“徐老师，我还没交学费呢?！”“你先用着吧。”后来，母亲告诉我，徐老师的丈夫是工人，家里条件较好，那一年见我羞于拿着旧书，就帮我垫交了学费，让我很快就有了新书。我那时还不懂事，总希望有新书，才不被同学笑话，是徐老师用她的力量，不让我委屈，驱赶了虚荣对我幼小心灵的伤害。

那时学校穷，每个班级才订有几本课外书和辅导刊物，也不是放在教室，而是放在班主任那里，学生可以借阅。徐老师每次都是把新到的课外书和刊物先交给我保管三四天，再在班上宣布。我就利用这几天时间，快速把它们都看完了。

因为我的勤奋、聪明与徐老师的特别关照，我的成绩很优秀，这让我少不更事的心不免骄傲起来，连走路都趾高气扬，更看不起那些差生了。同学彭家亮便纠集几个差生，天天说我的坏话，有一次还围攻我。我们全部被徐老师叫到办公室，她把他们几个狠狠地批评了一顿，说到激动的时候，还屈起手像鹰爪一样，用手背的指关节重重地在他们头上“凿个栗子”后，才让他们走。剩下我一个，徐老师也并不因为我是班长就饶过我，她严厉地批评我不能骄傲，要尊重同学，团结同学。说实在的，我入读以来，从来都是表扬的对象，这是第一次接受这么严重的批评，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如果说，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中，我有谦虚、友善的优点，那就是得益于徐老师的这次深刻的教诲。

她退休后，我有次回老家看望她，她已是头发灰白，满脸皱纹了，但和蔼中仍透着惯有的严厉，对我也记忆很多。我问她知不知道别人给她起的“竹耙子”的外号，她点点头。我又问为什么给您取这个外号啊？她笑了笑，伸出一只手，五指弯曲，就像当年重凿那几个调皮学生一样，“你看我的手像不像竹耙子？这竹耙子不知打过多少人呢！”她又走到我身边，“你是没尝过的了。”便把手抬高在我的头上也轻轻地“凿”了一下，呵呵地笑了，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。她接着说：“我是很严厉的，我觉得这样才能教好学生，我这个人还真像个竹耙子，把好的耙一边好好培养，把差的耙一边争取进步。你不就是那耙走了豆苗剩下的豆子啊！”

徐老师的话，才让我明白，为什么当年她义无反顾地帮我垫学费，要我保管杂志，重凿他们而严厉批评我，就是把我们分开教育，保护着我年幼而脆弱的心灵。她还真像个竹耙子，在教育岗位上，以她特有的方式，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生。

你可以慢一点，我等你

■黄贵美

你们远走高飞，我原路返回。这句话是教师的真实写照，新学年，我接过一个新班，又开始了新的教学生涯。

初见三(4)班时，一番幽默的自我介绍后，大家都对我这个新班主任很感兴趣，个个凑过来挤过去的，把我围得紧紧的。我抬起头透过黑压压的脑袋，看见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低着头，仿佛一切与他无关。行走在育人道路上的我，一连好几天都在静静地观察着他，点名册上他的名字叫何小与，我只以为他向来是一个落落寡合的孩子。

直到有一天课间，他把班上的“顽皮鬼”小霖打了。我进去教室扒开人群一看，“顽皮鬼”小霖坐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小霖的确被打得不轻，脖子上、脸上都有被抓伤的血痕。我恼怒地把小与带到办公室，软硬兼施问了一节课，他低着头，始终不发一言。他的手紧紧地拽着衣角，在反复搓揉中，额头大颗大颗的汗珠往下掉，这衣角如同他黑色的世界里从裂缝中洒进的一点光亮，拼尽全力想要抓住。

我无计可施放他回了教室。头疼不已的我不得不找到他前任班主任，了解他的情况。得知他因为语言障碍，说话时，发音、吐字不清晰。以前一开口，同学就笑，还有调皮的同学学他发音。久而久之，他在班里就筑起了一道防护墙，从不和其他学生亲近，只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座位上。

这天课间，“顽皮鬼”小霖把小与的笔举得高高的来撩逗他，就是不还他，还拿腔拿调地学他讲话，就这样彻底激怒了他，在小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他扑了过去，猛地一顿胡抓乱挠。

我安抚了小霖，教室恢复了平静，而我的心五味杂陈。

事后双方家长也闹得有点不愉快，其他家长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，也会提醒自己的孩子尽量不和小与玩，怕牵扯不清楚，我理解家长们的心情，耐心地给每一位家长解释他的情况，他是没有攻击性的，只是因为语言障碍，导致心理自卑，他更需要被大家理解和关爱。作为老师，我希望孩子个个聪明伶俐，乖巧听话，我决定携手班上的孩子们一起助力他走出自卑心理。

我一有空就找他聊，尽管他不回答我。我给他写简短的“信”，每次都附上“盼回字”。他真的回复了，工整写着“您说”两个字。因此，我们用“书信”交流。信的内容，是请他做我的小助手，帮我向其他同学、老师传递一些消息，他完成得很好。我把他座位调到中间，刚开始，大家对他避而不及，我请班干部帮助他，试图改变周围同学对他的印象，从而树立他的信心，战胜因为语言障碍带来的自卑。

所幸，在我的带动下，班上的孩子都渐渐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。慢慢地我发现，他在座位上不再低头，虽然不说话，但他听见有趣的事，会抿着嘴微笑。

学到古诗的单元，我在语文课上举办了古诗词背诵大会。当大家期待白板上跳动的数字是自己的座位号时，屏幕上却定格在13号，大家兴奋地寻找着13号的身影，却迟迟没有人上台，我知道那是小与。看得出来他很难为情，小脸涨得通红，屁股“钉”在座位上，如果换作以前，我可能早放弃了请他上台的耐心了。

但这一次，我耐着性子向他投去坚定的目光，然后用平和的语气对他说：“小与，慢慢来，我等你，你准备好了就上来。”那一刻，教室鸦雀无声，大家向他投去坚定且自信的目光。我再一次用平和的语气说：“小与，如果你愿意，大家都愿意等你一会儿。”他的眼中闪过一道光，“嗯”了一声。吐字虽然不是特别清晰，但是铿锵有力。我仿佛听见了春夜里冰裂的声音，这是我和孩子们耐心等待的结果。他终于自信地站起来，小手背在背后，摇头晃脑地背着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?”尽管发音不准，但是一字一字落在我的心头上，回荡在教室里。教室里瞬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他腼腆地抿着嘴笑。

是的，父母为了生计，不得把孩子留在家乡；老师太忙，为了赶课，没有时间停下纠正他的发音吐字；同学忽视，为了和兴趣契合的小伙伴玩，没有耐心听他表达。他需要我们放慢脚步等等他。

风柔柔地从教室的窗户吹进来，阳光从门缝照射进每一张课桌。不知是小与改变了我还是我改变了小与，现在的我，变得更有耐心了。孩子的成长环境参差不齐，他们需要一个有耐心、放慢脚步等等他们就能跟上的老师。

经过我的努力，小与渐渐融入了班集体，变得开朗了。尽管他吐字还是不清楚，还不时令大家发笑，但他不再那么自卑。在我耐心的引导下，他慢慢敞开心扉，使得他对未曾尝试的事物勇敢地迈出了坚定的第一步，这就是我做教师的意义。

我和他还是会写“信”，他每一封回信都工整地附上“谢谢”两个字，令我欣慰。

教育的意义，在于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停下来等一等。

那张荣誉证书

■钟小巧

教书二十多个春秋，所得荣誉并不多。翻箱倒柜，也找不出几本能证明荣誉的证书。最顶级的，也不过是县级，仅一本。至于镇级、校级，也寥寥无几。其实，这些烙着红红印章的荣誉证书，我并未在意。有，欣然接受，无，也不强求。

而我在意的，是那张没有印章，也没有封皮的，像荣誉证书，又不是荣誉证书的证书，所以，我不用“本”而用“张”这个量词。准确地说，就是一张纸，一张作业纸，一张模仿荣誉证书画出来的荣誉证书，没有印章，却有“七(4)班全体同学”落款，由学生颁发给我的荣誉证书。

它，一直被我珍藏着。

那年，我在乡镇中学，教两个班。刚从小学升上来的学生，纯真、活泼、好玩、调皮，又有些懒惰，对学习不怎么上心。这样的学生，有几分可爱，又有几分可气，总要老师多些耐心，多费些口舌，上课还得撕扯喉咙，加大音量。不觉间，声线出状况了，上课说着说着，突然就失声了。同学们认真听着，突然思路被打断了，莫名其妙地盯着我看，不知所以然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捂着嘴巴，停顿一阵子，咳嗽几下，声音才渐渐缓过来。许久后，学生的思路才被拉回正轨。一节课，出现这种情况至少两三次。这样的课堂效果，可想而知。我竟如此颓败，就像一台有故障的收音机，突然发不出声音了，用力敲敲打打几下，又有声音了。我不知道我的故障出在哪儿，便去看医生。医生用电筒光照向我喉咙深处，瞅了又瞅，又让我拍片，照CT，得出结论是，咽喉炎，教师职业病。确实是职业病。我不是现在才得咽喉炎，教书多久，咽喉炎就伴随我多久，像个难缠的恋人，爱不足，恨有余。为什么以前不会这样突然失声？医生说，现在严重了，你要节约说话。

天天要上课，怎么节约说话？

让课少的语文老师分担一个班嘛。有人提醒。一语惊醒梦中人。纵观，发现学校语文老师队伍中，我年纪最大，却任课最多。此时的心理，就像航行的船只，突遇风浪，失去了平衡。于是乎，化怒气为勇气，再三申请，卸任一个班。

卸任哪个班呢？左右为难。

两个班的学生不知从哪儿得知消息，今儿这个班学生跑进办公室，明儿那个班学生堵在教室门口，央求我，老师，我们就要您教我们班，今后我们不吵闹了，不惹您生气了，不让您操心了，行吗？

天哪，他们竟然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问题。后来只要想起，我心里都觉得堵得慌，觉得特别对不起这个班。

这个班，是七(4)班。

我竟然狠下心，抛弃了这个班。听说，当晚，七(4)班女生在宿舍哭了一夜。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。

第二天，我发现我的语文教本里夹着一张纸条：老师，请您今晚给我们班上最后一个晚修，行吗？因为晚修不用讲课，您到我们班看看就行。

但那一整个白天，都不见那个班学生，好像故意躲着我，躲得远远的，就像星星躲在厚厚的黑云里，不肯见负心的黑夜。

他们由爱生恨了吗？不知怎么的，我突然就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。

晚修课还是鼓足勇气去了那个班。当我踏进教室门，掌声响起来，歌声响起来。一曲《感恩的心》，淡淡的忧伤，又淡淡的甜蜜。那一双双哀求似的眼睛，那么真诚，那么依恋，让我无法直视。我背过脸去，极力忍住自己的泪水。

歌声停，灯火灭，灭得让我莫名其妙。当我还没回过神来，灯又亮起来了。两个班干部背着手冲到我面前，一人亮出荣誉证书，一人亮出小公仔，献给我。掌声雷动。此情景，像极了奥运会上的颁奖仪式。

此时此刻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泪流满面。即使那场终生难忘的实习离别情景，也没被这么感动过。

那张荣誉证书，是他们用作业纸，仿照着真荣誉证书的模型，画出来的。

我想，我的教书生涯，再没有比这更真诚，更珍贵的奖品了。

于我，那不是荣誉，而是一种鞭策。

园丁

■包丽芳

我上初中的时候还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。小学毕业上初中要考试，考不上就得复读。我顺利通过小升初考试，成为一名初中生。那时候，大部分初中生是住校的，只有学校附近那个村子的同学是走读生。

住宿生都自带盐油米菜到校，学校厨房有几个阿姨帮学生蒸饭蒸菜，烧锅炉煮洗澡水。我们称煮饭阿姨为工友，为什么叫工友，不得而知，这是师生们对厨房工人一直以来的传统称呼。

厨房里有一个小灶头，有一位男工友帮老师们煮菜。上了年纪的教师大多自己煮菜，饭就和学生们的一起蒸。他们在宿舍门口用几块红砖垒个简易灶头，煮些青菜豆腐之类的，很少看到他们煮肉。校园里那几棵大树常有枯枝落叶散落在地上，老教师们就捡来当燃料。青年教师就在厨房吃大锅饭。学生们的菜五花八门，多数是菜干、豆角干、萝卜干、黄豆等，清一色的清蒸。有钱人家的子弟每周都会带一小瓶熟油，往蒸熟的菜里倒几滴油。穷苦人家的孩子有书读、有菜吃就不错了。

睡了一夜，没有油水的肚子一早就唱空城计了，咕噜噜地响。尤其是做操的时候，肠肚打架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有时是横队发出的响声，有时是纵队发出的响声，有时也有带操老师发出的响声。谁的肚子叫得响，都会引来一阵哄笑。

早上出操，我最怕跑步。本来就肚皮贴肋骨，还要绕偌大的操场跑三五圈。我常常是跑不了几米就肚角痛，其实也有可能是胃痛。于是就出圈慢慢走，甚至干脆蹲在边上不走。每次跑步，像我这样的人都有好几个，有的可能真的是肚子痛，有的估计是偷懒。不跑的人多了，体育老师就会跑过来，不由分说，伸出双手呼啦一声，鸭子归队，全部被赶回队伍里。

我们学校操场边有块空地，以前是几个教师家属种青菜的，后来那几位家属有的回老家了，有的开了小卖部，做学生的小生意，那块菜地就荒废了。

班主任每天早上要带操，那块荒地可能早就被他们瞄上了。一次，初一三个班集体上劳动课，三个班主任带领三班同学把那块荒地除草、松土、平整，开辟出一大块菜地，按面积平均分成三份，每班一份。

班主任动员我们从家里带菜种或菜秧来，有什么带什么。就这样，我们班有了自己的菜园。菜种上之后，需要日常管理，班里要成立一个青菜组，定期给菜地松土、施肥、浇水、摘菜。参加青菜组的同学就不用出操了。老师刚宣布，我第一个举手报名。我除了不想跑步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我想学会种菜。

加入青菜组后，我和其他几名同学每天早早来到菜园，捉虫，拔草、浇水、松土，给豆角插竹竿，给黄瓜铺干草，给蒲瓜搭架子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三个班的青菜组表面经常交流种菜心得，其实暗地里都憋着一股劲，比谁种得好。

在班主任的带领下，我们班的菜地里，种了芥菜、油菜、猪肝麦几样菜。后来品种越来越多，有了豆角、苦瓜、茄子、荷兰豆及各种有叶子的青菜。菜地几乎就没闲过，一样收成了马上种另一样。我们采摘的青菜，主要是给老师们吃，有时一次性收获得多，老师就架起柴火，用大铁锅炒菜，全班同学拿着盆碗排队等老师分菜。在学校里能吃上一口老师煮的青菜，是一件很开心也很奢侈的事。

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我学会种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。那块菜地，洒下了我们的汗水，种下了我们的笑声。

三年后，我考上了高中，然后又读了师专，毕业后分配到离家几十公里外的乡镇，做了一名真正的园丁。后来，工作变动，数次搬家，离家越来越远了。曾经种菜的经历，掌握的种菜本领，让我一生受益无穷。现在，在阳台上、在花盆里我也能变着花样种上几棵心仪的小葱、油菜，不为解决当年的食物短缺，而是满足了自己的心愿。

姐姐

■陈少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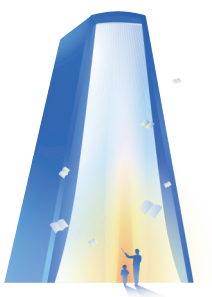
姐姐是山村的回响
她把一生给了山村的孩子
留守的孩子们是花朵
姐姐，就是那一缕阳光

姐姐说要去城市打工
孩子们猴一样急了，哭了
姐姐，一朵雨做的云
风儿轻轻一吹

纷纷落下晶莹的泪花
孩子们留住了她
她心中，有无数的野草在疯长

姐姐，扎着蝴蝶结的姑娘
真没去过繁华的城市
她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棵树
对孩子们说，树的根一直在泥土
泥土，包容了枝叶，花儿，果实

那炊烟，如她行走的山路
姐姐，我美丽的姐姐
那些鸟，已慢慢张开翅膀
与她一起飞翔



教师节题赠教师(二首)

■晨风

一

三尺讲台书锦章，一腔热血写辉煌。
春风化雨育桃李，汗水浸衣培栋梁。
明月当朋批作业，繁星共伴摘芬芳。
殷殷教导迷津点，最慰门徒为国强。

二

讲台三尺度春秋，培育栋梁名不求。
备课时时授桃李，传承日日作筹谋。
焉知职责如天大，更记耐心堪暖流。
满腹才华已倒箧，兴隆家国不为酬。